

大旅游

周刊



邮箱:qdnrbwlwh2017@126.com
电话:0855-8262857

用好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宝贝 打造国内外知名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
民族 生态 全域 锦绣

岜沙: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宁 摄影报道

岜沙苗寨位于从江县南6公里,有400余户2500余人。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至今保留着佩带火枪的习俗,也被称为“地球上最神秘的21个原生态部落之一”。它至今依然保留着浓郁的古代遗风、古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苗族传统文化的“活化石”。走进这座原始部落,目之所触,耳之所闻,部落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浓的远古气息,身置其中,恍若隔世,穿越古今。

岜沙风俗古朴,至今还保留了古老的生活习俗。其装束有秦汉遗风。岜沙男子在头顶挽着发髻,穿着自家纺织的无领右开襟亮布衣,直筒大裤管亮布裤。长年身佩腰刀,肩扛火药枪,仿佛古代武士。女性则穿着自己制作的亮布衣裙,佩戴银饰。

如有宾客来临,一身威武的岜沙男子在寨门前吹奏芦笙、芒筒,岜沙姑娘用牛角杯敬上拦门米酒。一曲笙歌奏毕,三声铁铤响起,火枪朝天鸣放,打开寨门迎宾入内。岜沙男人保留了最古老的发式,剃掉男性头部四周大部分的头,仅留下中部盘发为髻髻,并终生保持这种发式,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所能见到最古老的男性发式,象征着生长在山上的树木,身上穿的青布衣服象征着那美丽的树皮。岜沙最神秘的成人礼——镰刀剃头。每个年满15周岁的男孩,由房族中的本家鬼师为他剃头,梳成“尸髻”,完成祖上传下的严格仪式,标志着他的人生进入到独立的阶段。岜沙是最具神秘色彩和远古遗风的苗寨。

通讯员 张文杰

天那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寨子的名字。

天那在哪里?天那在苗岭山脉雷公山麓北部群山深处的皱褶里。天那村现属剑河县久仰镇管辖,全村总人口245户1300人,均为苗族。天那原名叫“汪郎”。相传,当地苗族祖先于乾隆(1736年至1795年)年间迁徙至此定居,因地处阴森的山沟,故将寨子取名为“汪郎”(苗语),意为山沟里的平地。而寨子后来又怎么称为“天那”呢?

翻阅史料,我明白“汪郎”改称“天那”,与寨子里的一个清朝咸同年的人物李洪基有关。这次去天那,是去寻访一段天那流年深处的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去寻访一个在抗清斗争中为了苗族人民利益挺身而出的人物李洪基事迹。在那段烽烟弥漫的苗疆历史岁月,他身影像黑夜里一颗流星,划破苗疆黑暗的夜晚,光芒虽然短暂,但却永久地投影在苗疆的史册上。

去天那的路是一条硬化不久的乡村水泥公路,车窗外是连绵的群山一座连一座,车在山间蜿蜒穿梭,一匹山峰逼近又远去,又一匹山峰逼近又远去,山峰沉默如古。这就是通往英雄故乡的路。峰回路转,一条小溪自西向东汨汨淌流,天那就静静地贴在一围大山湾里,鳞次栉比的木屋,砖瓦房依山就势散落在溪边或山岭上,普普通通的山区民居。就是这普普通通的苗寨养育了一代威慑清军的英雄——咸同年苗族农民起义著名领袖李洪基。

把车停在村口,带着敬意去拜谒英雄的故乡。岁月时空里,时间会抹去许多痕迹,我还能找到英雄的足迹吗?在村中一户人家门前,与一位李姓老人攀谈,我告诉他,我是来探访李洪基事迹的。他神色有些肃穆,似乎陷入某种沉思冥想之态,之后口中娓娓道来:李洪基苗名叫汪两丢,生于道光十年(1830),死于光绪二年(1876)。他本性聪颖,刻苦好学,武艺出众,勇猛善斗,举旗反清后,他打制一副盔甲,并在头盔上仿铸一把镜叉(如水牛角状)于其上,因此,苗族群众呼他“nix ghongl gib”。苗话“nix ghongl gib”意译为“弯牛角”“nix”是水牛角,“ghongl”是弯,“gib”是角,因汉语找不到“ghongl gib”二字,所以史书史料上为李弓吉、李洪基、你弓阶……

老人的叙述,把我的思绪带入苗疆那段烽烟弥漫的岁月:1729年,即雍正七年始,云贵总督鄂尔泰向朝廷上呈《黔省新辟苗疆立营设官事宜疏》,雍正御笔一挥,苗疆改土归流正式实施。在雍正之前,苗疆从版图上看,纵然已归属朝廷,但实际上并不受帝力,属于“化外生苗之地”。对“化外生苗之地”的苗疆,鄂尔泰主张“制苗为先务,而尤以练兵治苗为急务”。也就是说苗疆的改土归流,重点是用武力以开拓“苗疆”,目的在于开拓“苗疆”可以招来垦荒,增加国家的土地和赋税。武力开辟“苗疆”,清兵所到之处,掠夺苗民土地田产,稍有反抗,残酷镇压,导致了朝廷与苗疆人民的尖锐对立。李洪基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是苗疆人民饱受压迫、灾难深重的年代。厅官、土官,差役的残酷压榨,使苗族人民喘不过气来,他们世代开垦出来的水田,逐渐被汉苗地主巧夺豪夺,尤其是清政府在苗区安屯设堡,强行圈地屯田,苗族秧田沃土更多被掠夺。正如时任云贵总督的胡林翼在《论东路事宜书》曾这样描写当时苗民生活:“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得一粟人口。”苗民生活穷困到这种程度,走投无路的苗族农民,“为盗而死,忍饥而死等死耳,犯法可以除死,忍饥则将立毙”的绝境。官逼民反,咸丰五年(1855)农历十月,李洪基于清江九兮、九节(今久仰乡久顺村、久吉一、二村)响应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提出“打屯军,夺田土”的政治主张,深得苗族人民拥护,人数增至数千人。义军一路攻汛克堡,夺城斩将,占领清江厅城、柳霁县城。李洪基先后与侗族义军姜应芳部、陈大禄部、苗族义军张秀眉部联合,一起痛击清军,攻下天柱县城、湖南晃州、沅州、会同、靖州,人数扩展至数万人。战斗足迹遍及贵州、湖南、广西,打得清政府换了两个贵州巡抚,革职、降职处理一个贵州布政使。

为了镇压如火如荼的苗疆苗民起义,朝廷不得不调集湘、黔、楚、桂、滇五省八万兵力镇压。一时间,苗疆风卷云涌。同治十一年(1872年),苗族义军与清军在凯里乌鸡坡决战,义军失败退守雷公山。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义军大营雷公山被湘、黔、楚军攻破,张秀眉、杨大六被奸细出卖被俘,李洪基杀出重围,潜回家乡天那村,藏身在山洞里。十二月初六,归降团民用一个人头当成李洪基的人头献给湘军储裕立领赏。被储裕立发觉是假的,于是派清江协副将许德胜设营驻扎天那寨围捕李洪基。全寨苗族群众保护自己的首领,个个守口如瓶,清军无计可施,始终抓不着李洪基。清军于光绪二年(1876)撤营退兵。李洪基于是出洞与寨邻团聚,不久生病去世。据老人说,李洪基病故,没有举行葬礼,因怕诛灭九族,寨人当晚偷偷把英雄埋葬于一块菜地里,盖土之后复种青菜,没有留坟墓,英雄就那样悄无声息地长眠于故乡。

老人跟我说,李洪基唯一留存于世只有他的那套盔甲,但是李洪基的英雄壮举,已经深深铭记在村人的心中。据老人说,李洪基死后,他藏身的地方找不到他的盔甲,他身穿的盔甲成了一个谜。当时传言说在战斗中丢失了。寨人为寻找盔甲的下落,避免落入歹人手中,在找遍他所有藏身地方及农家未果后,怀疑李洪基已将盔甲深埋,于是动员寨中人将寨子周围农耕地“掘地三尺”,大小菜园田土里的所有青菜瓜豆也因此不枯即烂,无一幸免。当地人将此场景形容为“窝喇”(苗语,意为枯干的青菜瓜豆,形容怕没吃没穿也要翻个底朝天)。后喻英勇善战舍生忘死的苗家子弟。随着寻找盔甲事件的深入民心,“窝喇”便成了“汪郎”寨的代名词,《清江志》称“瑶撼”。因苗族方言差异和后人的书写习惯,常被写为“天那”,沿用至今。

1958年,村民在天那村屋背山挖土时挖出了李洪基的盔甲,铁盔高25厘米,直径20厘米。盔的前面嵌镶一对铁小牛角,长约5厘米,两角间距6.6厘米,两角中间焊有一根空心小铁柱,略高于角尖(其空心小铁柱今毁,小牛角仍完整无损)。铁甲的前幅用略比手掌大的铁片五块连缀而成,如鱼鳞状,后幅为八块铁板连扣制成,左右腋下各由一整块铁板与前后铁片相连扣,呈扁方形桶状。前摆略短于后摆,宽50厘米,胸径30厘米,长85厘米。从腋下开襟,重30多公斤,盔甲放在李老家保管。1959年8月3日,李老老师把李洪基的盔甲献给国家,由贵州民族学院文物捐赠给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后该馆将此物转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展览大厅内。

告别老人出来,我在天那的村前屋后寻寻觅觅,在村边英雄曾藏身洞前慢慢走过,在埋葬英雄的菜地里徘徊,寻觅英雄的足迹。而岁月流逝,英雄踪迹了无声息,连一块墓碑都没有。站在埋葬英雄的菜地上,我想到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诗句。是呀,李洪基生时为了家乡百姓不受欺压,揭竿而起,死后化作一抔泥土,滋润故乡的山山水水。

从村子里走下来,站在溪边风雨桥上仰望天那,太阳忽然从一块阴云中钻出来,阳光如流水倾泻在大地上,像一支神奇的画笔,勾勒出天那村的美丽轮廓——阳光下村中传统的吊脚楼与砖瓦房交相辉映,绿树与房屋融为一体,如一幅美丽的自然山水画卷。

我想,新时代,天那人一定会谱写出自己美丽的新篇章。



响水岩之旅

通讯员 陈平

听到响水岩的名字,已经很久了。一个秋日的下午,我和陆老师、孙医师三人,沿着潺潺流淌的溪流,来到雷公山下的响水岩,开启一场心灵之旅,已是下午4点半了。我们一走进幽深的峡谷,溪流咏唱,林木荫掩,清风轻拂,怠倦了一天的我,额头像擦了风油精,顿时清醒起来。就喜欢穿行在这林木深幽、溪流清澈的神秘幽谷中。越往里走,山更幽,林更深,溪更清。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清幽的仙气和洁净的灵韵。自古来,石菖蒲就被人们当作一种“仙草”,常移植于盆景中,颇有观赏价值,能养性怡情,食之可去病,还能益寿延年。身居幽谷溪涧的石菖蒲,似深宅闺秀,立清泉之畔,观飞瀑流泉,望日月星辰,不染世俗,逸韵幽绝,才如此受人喜爱推崇。

我们沿着溪流往里走,幽谷两面,奇峰耸立,林木森森,凉风徐徐。走着走着,溪壑里的水竟突然涨了起来,哗哗地往下奔泻,漫过了露出水面的石头,也漫过了我们踩在溪边的脚背。我说这是怎么回事,水

竟突然涨了起来?陆老师说,可能是响水岩上面开闸放水,让游客观瀑布。于是我们加快了步伐,想赶在未关闸之前,目睹一番壮观的响水岩瀑布。就在此时,林深处,传来一阵鸟鸣声,急促、欢快、嘹亮、悦耳、动听。听着鸟鸣声,我说这是什么鸟?叫得山林都在动。陆老师说这是竹鸡,我们老家都叫,这种鸟很多。孙医师就说,陈老师,这很有鸟鸣山更幽的意境呀!我说是的,也有明代诗人刘璋的“一番雨涨溪壑,两岸青山啼竹鸡”的诗意。可是,还未等到我们赶到响水岩,溪壑里的水又突然退了下去,被淹没在水里的石头又慢慢地露出了水面。水浅下去了的溪壑,除了石头还是石头,有的像恐龙巨蛋圆滚滚的,有的像乌龟趴在溪里晒太阳,有的像怪兽伺机伏击猎物,有的像雄狮怒吼震来犯者。这些不会说话的石头,是大自然最忠诚的儿子,它们一出生,就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承受和坚硬,选择了忍耐和沉静。所有的诱惑和浮华,它们一概拒绝。哪怕狂风骤雨,天崩地裂,它们也从不会改变自己的信仰和坚守。

我们走到一处小潭边,一块光滑洁净的石板斜斜地伸下去。这里的水很清很纯,很柔很甜,捧一口喝,浸润心田。仔细观察,能看到潭中有一群群小鱼在清水中自由地游动,游人走过去,它们一点也不惊

慌,优哉游哉,漫不经心地与人同行。偶尔,有一两只螃蟹从石洞里爬出来,鼓着双眼,挥舞着一双像钳子的大螯,一副耀武扬威的样子,统辖着属于它的那一块领地。时令虽已过到了处暑已到白露了,但山中的树还是那么苍翠,偶尔看到一两棵叶子红透了,也仅仅是这深山中的点缀,是秋的信息传递。幽林中,有一小朵一小朵的紫色小花寂寞地开着,似深闺秀女,恬静柔弱,羞涩内向,令人疼爱。

终于走到了响水岩,一幅壮观的图景便展现在我们的眼前。有两百米落差的四叠瀑布,像一条折叠的白练,从崖顶跌落下来,飞花溅玉,轰鸣作响。这就是响水岩的魂。瀑布下,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幽潭。也许是瀑布的终年轰鸣,就称它为响水岩吧。站在瀑布下一看,我们就知道,刚才溪壑里涨水,是响水岩左边的一个泄洪道放下来的水。响水岩的水,并未是我们猜想的那样,受闸门的控制,可以关闸开闸。不少游客,正在瀑布下拍照留影。陆老师、孙医师,我也以瀑布为背景,分别照了单人相,然后就请一位游客,给我们三人照了一张合影,只是那位摄影师没有注意到我们三人站的位置,照片放出来,陆老师的脸被我的头遮去了一半。看着这清幽的水,好多年未下河洗澡的我,好想下去洗一个澡,洗他个轻轻松松,洗他个痛痛快快。

就在我们望着这清澈的溪水赞赏不已时,夕阳的斜晖折射过来,瀑布腾起的雾气,出现了一道橙红黄绿青蓝紫的彩虹,好美!所有的游客都惊呼起来。彩虹映照下的水,显得更加纯净、灵动、温润,富有生命的活力和灵性。我悄悄把手伸进水里,便触摸到了大自然的脉搏在跳动。

渐渐地,彩虹消失了。像个鸡蛋黄的太阳,离山头只有一米高。夕晖映照的天空,色彩斑斓,美得无法形容。从山梁上垂挂下来的白色瀑布,像一匹金碧辉煌的巨大彩练,飘动在响水岩的崖壁上,五彩缤纷,壮观绚丽,整个响水岩,像一个古老的梦在燃烧。几乎是一眨眼,太阳像一个满脸彤红的醉汉,就滑下山那边去了,天色便暗了下来。还看不够的我们,得往回走了。在走出大山的路上,我们碰到不少的游客还在往里走。恋恋不舍的我们,来得太匆忙了,感觉还未真正融入到大自然的神奇美妙中,还未真正领略到响水岩的雄浑博大和丰富内涵。寄情山水,古今有之。古代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当他们的仕途受挫,命运多舛时,要借山水放浪形骸,要借山水悲歌长啸,叹人生之苦短,叹现实之残酷。可今天的我们,来此一游,只是寻求视觉上的美,纯粹是一种消遣而已,没有他们骨子里的那种隐逸避世的山水情结。